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庚巳編 第六卷

○徐武功 武功伯徐公天才絕世，其學自天文地理、釋老方伎之說，無所不通。己巳之禍前數月，熒惑入南斗，公私語於劉原博，原博亦善占候，曰：「吾亦知之，若社稷有福，天子或感疾而廖，庶可厭當時之罰耳。」久之，終不退舍，公曰：「禍不遠矣。」亟命妻孥南歸，皆重遷，有難色。公怒曰：「汝不急去，直欲作韃人婦也。」遂行。比過臨清數驛，而土木敗報至矣。其後得君柄國，銳意功業，而居間多不樂，時謂所親曰：「火星甚急，俟稍退，吾方可以為。」未幾，竟為曹、石所擠，訖不得伸其志以去。天順辛巳七月，公居鄉。一日語客曰：「子見天象乎？宦官之禍作矣！吾為吉祥所陷，今彼之受禍，視吾更慘也。」未旬日而吉祥從子欽被誅。甲申春，茂陵嗣統，公推運造，當得二十四年。族人以他事憾公，將發其語，公謝而得免。以成化改元，並嗣統之歲數之，正得二紀。幸卯歲，偕太守林公入郡學，指大成殿鴟吻曰：「此有青氣，上徹重霄，乃文明之祥也。來年吳士其有魁天下者乎！」明年，吳文定公及第。公雅重文定，家食時，已有大魁鼎輔之期。嘗謂客曰：「吳君入閣之後，天下始多事矣。」洎弘治末，文定入綰綽，沒後半歲而泰陵鼎成。未幾而逆璫擅命，時事大變，繼以潢池之擾，而朝野不靖蓋累年雲。公初下制獄，引鏡自鑒曰：「面色灰敗，吾定不免。」乃日拱手默誦其所奉《門母咒》。又數日，復就鏡曰：「吾今乃知免矣。」迨獄且論決，而風雷大作，承天門災。方暝晦中，或見錦衣堂上有物如豕者七，蹲焉，蓋門神所為也。公奉門極誠，每日必北向西十九拜，雖寒暑無間。闔門不食豕肉，公亦自秘其術，不輕示人。沈處士周少被公賞愛，嘗燕見，從容請其術，公笑曰：「子欲試之乎？」顧庭中有犬臥焉，因取所佩一人發圈，加於臂，以指旋而左，犬若被扼係者，輒轉欲絕，又旋而右，犬貼然安臥如故矣。長洲薛副使祖墓在夷亭，公舟過之，指謂人曰：「此地當出一條金帶者。」時薛猶未達，後竟舉進士第，至今官。金齒衛學舊鮮成名者，公謫居，相其地，謂：「植樹木其西以為障，當有益。」有司從之，科第由是遂盛。其他巧發奇中者尚多，不能悉記。

### ○張道士

太倉沙頭市道士張碧虛，早歲游江湖，得異術。所居村中一教書學究家，僅足衣食。嘗有五人泊舟其門，衣冠如貴游公子，延學究入舟，盛設享之，學究因亦設饌以謝。自是無日不來，來必款飲，所費浸多，漸不能給，至典賣衣物以繼之。其所飲酒瓶罌，堆積滿場，其家苦之而不能遠也。鄰人怪之，扣以五人居止姓名，謝不知，乃曰：「此必崇也。聞張碧虛精於斬勘，盍招之？」乃使人請張。張先令其家迎所奉王靈官像供其室，為怪攝去，繼掛真武亦如之，乃以令牌、天蓬尺往，復被攝置樑上。張怒，自備香紙符檄至其家，行持數日，忽所攝牌、尺自樑上墜下，仍用學究館生所寫仿書裹之。張喜曰：「是計竅矣。」已而，其家一群兒奔入，告云：「有數百個鬼，朱發藍膚，頭目瘳惡，在場上逡巡。」又傳報云：「一將軍紅衣兜鍪，從者數百人，皆著紅，將軍立場間，指麾紅衣人將諸鬼一一掙之入諸酒瓶中。諸鬼彷徨搶攘，勢甚洶洶。」張知將軍是靈官神也，使兒伺其每人一鬼，則持瓶來，書一符封之，投於水，便沉下去。瓶投盡，鬼亦盡，將軍及從者一時都滅。乃設祭謝將，未畢，學究家忽失其長子，遍尋不得，數日乃歸。問之，云：「被五人者掙我入舟，意象迷罔，行百數十里，身忽在岸，恍如夢覺，乃在蘇州吳山下。因從居民問路得歸。」吳山地近楞伽，疑五鬼者，五通也。

### ○婦產蛇

蛇王廟在婁門外一土墩上。廟前有府隸龔茨菰者，其子婦嘗遊廟，睹神像有感，歸而恍惚如醉，自是不復與夫寢處。常見神來就之，與狎昵。歲餘腹大如有妊，及期而產小蛇十數頭，滿一虎子。龔知蛇王所為也，奔至廟，擊神像、供爐之類，盡碎之而返，延醫療其婦，久之乃瘥。

### ○江神魚頭

母黨沈江家人，商於江右，載貨物自大江而下。中流船忽漏水，倉卒間，貨物皆重大不得移動，船人惶恐無計，但拜禱江神求救。俄而水不復入，安行達家，則一魚頭也。神明之巧，至於如此。

### ○趙琪妻

長洲沙湖趙琪有嬖妾，正室甚妨，不令視寢，多以白晝乘間私通。後有妊，生子頭有短肉角，面作藍色，啼聲如鬼，惡而殺之，凡三乳皆然。按《月令》：「二月雷乃發聲，有不戒其容止者，生子不備。」解者謂：容止，房室之事，褻瀆天威，故生子形體必有損缺。今人於日月雷霆之下交接，所生男女，往往有形體怪異者。如趙妾事，世多歸之妖禍，或以為業致之，是殆未究其所以然也。

### ○神船

陽山惠瑤說：其鄰居一小民，以事之京師，還至張家灣附船。時方黎明，見河中一船甚大，貴人冠服坐其中，侍衛者十數。民趨拜船所，言欲往蘇州，求附載。貴人曰：「吾船今到蘇州爾。」即命載之。民坐船尾，良久，覺困倦，乃脫所著草履置身畔，以衣囊為枕暫睡，不覺沉軀。寢寤開目，乃見身臥草野中，囊籍首如故，而草履不見。驚起視，日猶未晡，行出官道，問人：「此何處？」曰：「楓橋也。」益大駭，循途走至閭門，入一廟中少憩，舉首見神像，儼如舟中貴人。屋偏掛一船，與向所見妝飾不加異，但加小耳，船底及檣皆濕。探其尾，則草履在焉。竦栗下拜，問之巫祝，云：「宋相公廟也。」

### ○鬼還家

吳人富某死逾年，既葬，其子以清明上塚設祭。方悲哭，塚中忽應諾曰：「汝毋庸痛哭，吾今隨汝歸矣。」其子哀慕之極，不復怖畏，即隨聲呼之，鬼便向子歷道平生事，甚詳悉。子到家，聞有聲在堂中，則其父音，知己歸矣。呼妻女出，慰問款密，宛如生時。妻問曰：「吾去世許久，亦思食乎？」鬼曰：「甚善。」乃設雞肉於案，雖不見形，而有頃，物自都盡。及暮，曰：「吾當還，可令一僕相送。」僕送到塚，鬼囑曰：「吾某日且歸，可豫相候。」及期候之，鬼便遂歸。自是晨來暮去，稍稍處置家事，皆有條理。其家每買賣貨物，商人至，鬼便與議價交易，初以為怪，後亦安之。鬼畏狗，僕送之，常為驅狗不令近。一夕將去，適為送者，遂為群狗所齧，叫呼上樹而滅，此後竟不復來。

### ○牛償負錢

陽山農民養一牛已二年，健而善耕。一日暮，忽失去，民出尋之，不得。到一田畔，見黑衣人立水中，民問：「君見吾牛否？」應曰：「吾即牛也。負君錢，合耕作二年以償，今滿矣，更當入西山霍清家。君往彼，得錢吾千便可賣我。」民聞之，大驚反走，已而顧之，又成牛矣。呼家人同往縛歸。明日牽至清家賣之，清一見便忻然肯買，酬價恰得五千。

### ○王端毅公

三原王端毅公，以清忠勁節，負天下重望，為近時名卿之冠。年七十八致仕，九十三而終。臨終之日，既遷正寢，戒家人曰：「吾氣將絕，必有風雷環繞吾居。爾輩謹無哭，當靜以待之。」比公方瞑目，少頃，雷震大風，雨下如注。家人相戒屏息，良久開霽，乃敢舉哀。及殮，視公貌如生焉，時正德戊辰四月二十日也。嘗聞河津薛文清公沒時，亦有風雷之異，白氣貫空，經時乃滅。正人君子，氣與天地相為感召者，固如此夫。

### ○岳武穆祠

岳武穆王廟食湯陰，其地蓋王之故鄉也。弘治丙辰，祭從父官保公以御史巡按河南，且滿歲，行部至縣，經祠所，見牆上石刻「盡忠報國」四大字，徑可四尺，意將祗謁。是夕宿察院，夢人祠瞻拜，神起迎，款語良久。神曰：「予比解兵柄時，在西湖游衍，甚得山水之樂，恨不久耳。」公問曰：「史言王為秦檜謀陷，有諸？」曰：「誠然。然致害者張希獄也。」因請於公曰：「某

棲托於此，屋宇傾圮，幸公一鼎新之。」公辭以職非守土，且不久當代去，恐未易料理。神曰：「正須公一言於守、巡耳。」公唯唯，視神目與鼻左右，若有四創，揖而去，遂寤。遲明往謁神像，與夢中所見尚似，祠宇穿漏，神面為霖雨摧剝，有損傷者四處，公異之。閱縣庫，得羨銀捌拾兩，以托分巡僉事包裕，又以書與巡撫陳都御史德，修新其祠。祠成，弘敞倍勝於舊。

#### ○瘵狗

嘗聞瘵狗噬人，令人腹中生狗雛，不能產而死，頗疑其妄。近裡中跨塘橋周氏有犬，一日就地舐物，忽發狂，奔走齧人。周有養女婿，年十五，被齧而死，死後焚其屍，滿腹中皆泥也。狗亦死，剖腹視之，中有泥裹小蛇一團，其大如指。人言蛇交遺精於地，狗食之故然，然人腹乃亦生泥，是可怪也。

#### ○九仙夢驗

福建仙游縣有九仙者，以祈夢著靈異。相傳漢時有何氏兄弟九人，學道於其地飛升，故山水多以九仙名。山上有道觀，其中塑九仙像，及傳夢判官。人祈夢者，先於判官前致禱，祀以白雞，因留宿祠中，夜必有夢，起用杯琰卜之，如得勝兆則已，否則此夢無准，及夜再祈。如有僮僕相隨者，其夢亦同，多為隱語，過後始驗。記吾鄉人數事云：

常熟雙鳳鄉人顧某，母老問壽數，夢神擲與一布裘，即諺所謂「撩膝」者。後其母病膝疽而卒，乃悟「撩膝」者猶云「了膝」耳。

長洲學生徐昊，托朱教諭家人祈終身事，返報云：「夢到一高山下，但聞大風刮地而已。」後十餘年，昊以蠱病死。死後或解其意云：「《易掛》：山下有風，為蠱也。」

文太守林知溫州時，遣二隸往問壽數，答云：「問孔老人自知之。」先是文命孔老人鋸解一木。隸還報知，明日文升堂，老人適跪曰板數，云：「五十五片。」與文年數正合，為之竦然，問曰：「尚可解乎？」曰：「朽爛不堪解。」文大不樂，未幾疽發背卒。

王御史故蘇人，而占籍京師。既貴，常有桑梓之思，自謂他日得嫁女於蘇。且有一居宅，即留家於此。及知浙之永嘉，使從者往乞靈以決二事。先問嫁女，云：「白石階前先唱第，也是龍華會裡人。」又問居宅，乃夢到一所，門貼一道家符，上有二印。後王女歸於朱狀元之子，其一驗矣。及買第城東，並得一道院，入門見■（才眉）間一符，上有天師印二，復與夢合，於是定居焉。

一鄉前輩，忘記姓，為閩守，便道過家。時其妻有妊將產，守到官，久未得家信，使祈所生男女。報云：「是福寧，不是福清。」守大喜曰：「吾得男矣。」問之，曰：「吾行離家時，語吾妻云：生男當名福寧，生女當名福清，義取閩之二縣也。然此言獨吾妻知之耳，今仙語云然，非男而何！」又數日報至，果男也。

#### ○神丹

江陰米商有女，年及笄，色美，忽為神物所憑。嘗見一美丈夫入房與交合，自稱為五聖。父母為延師巫治之，百方不能止，後無可奈何，亦任之。女每有所須，雖遠方非時之物，一指顧問可致。時出金銀珠貝之類充牣於室，然一玩即復攝去，不肯與女。女嘗見金數千錠積屋隅，試取之，入手便化成瓦石，或是紙所為者，返之則又成金矣。一日，以塊物遺女，其質類石，謂女曰：「此神丹也，人死以熨胸腹，即時復活，宜寶之。止以濟汝一身，雖父母不得與也。」女收藏之。會其伯母猝病死，女欲驗其物，即出之以示母，母持去置病者身，即蹙然復生。神來怒責女曰：「語汝雲可？安得輕用吾丹！」索而觀之，即奪去，從此遂絕不來。

#### ○鸚鵡山茶

子遠說：其婦兄都元翁，正德己巳春，與數友游青山，入寺僧房庭中，山茶盛開。僧出一花示客，其狀宛如一鸚鵡，二瓣左右互掩為翼，二瓣合為腹，二須垂為足，而蒂橫出為頭，兩旁復有黑點如目焉。僧云：「即此樹間所開也。」可謂異矣。